勒·賽依寧著

將計就計

中國青年出版社

將計就計

書號 854　文學 197

將計就計

著　者　〔蘇聯〕勒·賽依寧
譯　者　包羽
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印刷者　隆記、春明、洪興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2 7/8　插頁 1
字數 55,000
定價 二角五分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10,27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目　次

一　一九一一年六月 …… 1
二　三十年以後 …… 7
三　戰爭 …… 10
四　偵查員普洛尼可夫 …… 13
五　葬儀 …… 19
六　夜間的談話 …… 25
七　審訊 …… 30
八　"姪兒米莎" …… 43
九　具體任務 …… 47
一〇　撤退 …… 53
一一　日常的戰鬥生活 …… 60
一二　海傑爾先生的錯誤 …… 64
一三　在柏林 …… 71
一四　在獸穴裏 …… 77
一五　回來 …… 83

一 一九一一年六月

一九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晚上九點正，德國柏拉烏希維格軍官學校傳統的畢業舞會開始了。

市政局古式大廈的尖塔上，時針指着"9"字，自鳴鐘嗄啞地敲了九下，這時，大禮堂的正門敞開了，出現了一羣來賓，由校長塔烏別——一位樣子很靈敏，但腿稍微有些顛跛的少將親自陪同着。這所寬敞的白色的大禮堂裝有樂台和彫塑的柱子，禮堂中站着七百個學生，像是在受檢閱似的一動也不動。此刻該是向他們宣讀皇帝要從他們當中選拔八十五人爲德國軍隊初級軍官的命令的時候了。

塔烏別和來賓——參謀部的兩位將軍和幾位上校——全都穿着禮服，佩着指揮刀，掛着勳章，在一張鋪着綠呢的長桌子後面，各各就了自己的位置。參加儀式的人都繼續站着，自始至終保持緊張的寂靜，聽完了威廉皇帝關於選拔一九一一年畢業生爲軍官的命令。

莊嚴的樂曲把命令的結語壓了下去，儀式就此宣告結束。五班低年級學生按連列成隊形，一班接一班地被領出去作晚間散步，然後便被領到狹長的集體宿舍裏去。

年幼的學員們由隊長和導師率領着，嚴守着向左看齊的規則，使勁踏着整齊的步子，規規矩矩地循着寬大的樓梯列隊而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高年級學生和八十五個新任軍官還留在禮堂裏等待舞會開始。這時候，普通來賓便從鄰室一窩蜂湧入敞開的大門，因爲按照帝國的軍規，在宣讀命令的時候他們是不許參加的。這些人是畢業生的家屬——柏拉烏希維格的中產階級和地主，他們的端莊的肥胖的夫人，金髮碧眼的女兒和他們的親友，這些人都把這個時節看作是十分隆重的、莊嚴的時節。

樂台上軍樂隊雷鳴似地奏起了音樂，音樂的聲浪把那逢到慶祝才去掉套子的枝形掛燈架都震得搖晃起來。於是人們便雙雙對對地跳起華爾茲舞。塔烏別和他的客人站在一旁，用謙恭的態度看着青年人跳舞。他們不禁回憶起自己的青年時代，回憶起很久很久以前也是在這個古老大廳裏舉行畢業舞會，當年，慶祝的對象就是他們自己哩……

大家正跳得興高采烈的時候，一個副官匆匆地走到塔烏別的身旁，在他耳邊低低地說了些什麼話。少將向來賓表示了一番歉意，就上自己的辦公室去了。當他在這間有着拱形天花板和陳設着古式傢具的大房間的門檻上出現時，一個瘦瘦的身穿便服的中年人站起身來迎接他。

"晚安，柏林蓋爾先生，"塔烏別恭恭敬敬地向他敬了個禮。

"很高興看到你，我的朋友，"柏林蓋爾用含蓄的口吻答道，同時把一隻骨瘦如柴的手伸給塔烏別。乾癟的手指上戴着古式鑲寶戒指。

兩人在安樂椅中相對坐下，臉朝着臉。這位柏林蓋爾本是個不慌不忙的人，他並不急於開口，咬着一支熄滅了的雪茄煙沉思着。塔烏別也一聲不吭，他在部隊裏待的年頭多了，

早就摸到一條處世的規律，那就是跟上司談話的時候，千萬不要搶在前面說話。別看那位柏林蓋爾先生身上穿的是便服，而且那身衣服也已經有些穿舊，但不容分說，他畢竟是上司！

"舞會搞得怎麼樣？"柏林蓋爾終於打破了長久的沉默，"我們的學員玩得怎樣？"

"一切都很好。這屆畢業生都很優秀，柏林蓋爾先生。部隊可以獲得一次很好的補充哩。"

"今天他們似乎有八十五個人？"

"完全正確，柏林蓋爾先生。"

"我很想了解一下其中一個人的情況。關於希彼依爾，您能告訴我些什麼？"

塔烏別的臉上隱隱約約地掠過了一層陰影。因爲希彼依爾正是他的姪兒呢，而且塔烏別知道得很清楚：柏林蓋爾管轄的那個機構，從來還沒有叫什麼人眞心感到過興趣。塔烏別原指望他的姪兒當個軍官，決不願意他到柏林蓋爾管轄的機構裏去飛黃騰達。

"您在想些什麼？"柏林蓋爾慢吞吞地說，他那冷淡無情的臉上驀地出現了一種似笑非笑的表情。"您是考慮？還是難於對自己的姪兒下一個定論？如果我沒有弄錯，希彼依爾不就是閣下的姪兒嗎？"

塔烏別心中暗暗罵了一聲。柏林蓋爾一向是消息非常靈通的。要是他不知道希彼依爾是他的姪兒，事情就要好辦得多。但是眼下已經沒有辦法了，況且柏林蓋爾末了幾句話裏

含着明顯的暗示，聽起來怪氣勢逼人的。

"他體格健壯嗎？"柏林蓋爾語無倫次地問道。

"是的，"塔烏別答道，"他非常喜愛運動，可是很有分寸，並不誤事。他今年二十歲，是個有些天分的孩子。學習成績優良，畢業的時候還是前幾名呢……"

"他的意志堅强嗎？"

"我很難這樣詳細回答您的問題，不過我想這方面是很不錯的。"

"他喝酒嗎？搞女人嗎？"

"這兩樁他都很有分寸。希彼依爾想在部隊裏，純粹的部隊裏謀個缺份。他對飛機非常感興趣……"

"很好。我們對飛機也很感興趣。很好。那末就請您叫他馬上來見我吧。"

塔烏別出了辦公室，走到大禮堂的門檻前停下。一對對正跳得興高采烈的男女，風也似地從他身旁掠過。穿着灰色禮服的年輕尉官幾乎把自己的舞伴舉了起來。樂隊大喇叭壓低了禮堂中瀑布似的鬧嚷嚷的聲音。

就在這五光十色迅速飄舞的人羣中閃過了一張青年的臉。那青年顴骨凸出，兩眼深凹，下巴稍微有些闊大。這個人就是希彼依爾。他正沉着而靈巧地摟着他的舞伴旋轉，而女伴正脈脈含情地瞅着他。當他們跳到塔烏別身旁的時候，塔烏別就在希彼依爾的肩頭上輕輕拍了一下。希彼依爾微微點了點頭表示回答，接着就對他的舞伴說了一番抱歉的話，離開了她。年輕的希彼依爾走到塔烏別跟前，喀嚓一聲雙脚並立，

挺直了身子，直望着他叔叔兼上司的眼睛。

"聽候您的吩咐，少將先生，"他說了這句說慣了的話。

"請到我的辦公室去一趟，"塔烏別小聲說。"有位先生在那裏等你，想跟你談一談。你可別看他穿的是便服，他是最高司令部的代表呢，要對他畢恭畢敬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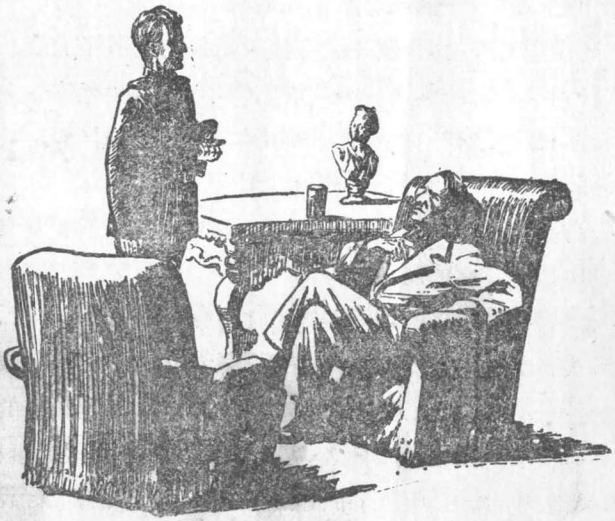
塔烏別沒有等到回答，就上小吃部去了。他不願意參加他姪兒與柏林蓋爾的談話。

*　　*　　*

這次談話一談談了三個多鐘頭。希彼依爾遵照他叔叔的指示，對那個穿便服的人十分恭敬。那個人劈頭就問他的童年生活、學習成績、嗜好、興趣，甚至還問到一些淘氣的事兒。在談話過程中，善觀神色的希彼依爾發覺，他自己所能說的事，那個慢條斯理冷淡無情的人差不多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了。那個人此刻坐在他的對面，不慌不忙地提出問題，仔細端詳着他，不時地發出苦笑。他有着一張奇怪的臉，冷淡而又逼人的目光。在慢聲慢氣、幾乎冷淡淡地提問的時候，他不斷地彈動手指，這動作裏含着一種不安、警戒和兇惡的東西。有時他想笑，機械地咧開了薄薄的嘴唇，但他的兩眼並沒有笑，仍然保持着暗淡的、沒有表情的神色；而臉仍然是冷冰冰的、沒有生氣的。顯然，他是想借笑容來掩飾他所想到的、感到的和希望的一切。

在談話快要結束的時候，柏林蓋爾先生說：

"尉官，該是我們攤牌的時候了。我是參謀部情報局副局長。從您一年級起，也就是從您入學的時候起，我們就在注意



（文兵畫）

您了。您的一切，所有的一切，我們全都知道得清清楚楚。這裏有一道命令，派你受我指揮。明天早晨您就離開柏拉烏希維格，上威靈堡去。威靈堡是萊茵河流域的一個小城市。城裏有我們的一所秘密學校。尉官，您還要學習兩年。您這副外表很適合担任未來的角色。因爲您將來要在俄國工作。尉官，您這兩塊顴骨，這挺直的鼻子，這副斯拉夫人的模樣對您和我們還着實有一番用處呢。您的俄文成績很優秀。但是您還要學習兩年。您不但要精通俄文，而且要養成用俄文思考的習慣，——我的意思是說：都要用俄文。兩年以後，您就要到俄國去。現在您該懂得，我們是多麼器重您，對您的期望多麼高……”

二　三十年以後

革命以前，柴萊欽斯克本是鐵路支綫上的一個偏僻小縣城，離鐵路中心站很遠。這個小城裏有一個古老的教堂，這教堂因亞歷山大·湟夫斯基㊀當年曾在那裏做過禱告而出了名，除此之外，就沒有什麼值得觀賞的東西了。很久很久以前，柴萊欽斯克曾經是瓦良格人㊁與希臘人通商的要衝，亞麻、魚類、毛皮和其他貨物的買賣很是興隆。後來，新的大城市相繼而起，別的商道也開闢起來，附近森林中值錢的軟毛獸差不多也絕了跡，在這種情況下，柴萊欽斯克城就很快蕭條下來了。

縣城裏的生活又枯燥又單調。光陰一個月一個月，一年一年地過去，而柴萊欽斯克人却依然過着安閑的生活，依然搞他們的園藝和簡單的地方性手工業：製桶、製革、做氈鞋和製造馬車上用的畫有彩畫的弧形木。

革命以後，柴萊欽斯克來了一批工程師和建築工人。在城裏，蓋起了兩個聯合工廠：木材廠和膠合板廠。後來又蓋了一個火柴廠。設立了一所林業專科學校。不幾年，又蓋了許多漂亮的建築物。幾條主要的大街鋪上了柏油。湖畔出現了一座華麗的水上俱樂部和水上運動站。城市重又熱鬧和年輕起來了。市蘇維埃裏已經在考慮製備電車。總之萬象更新，生活變了樣。

㊀ 俄羅斯十三世紀的戰略家、政治家和外交家。

㊁ 日耳曼人之一支，於第九至十一世紀侵入西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這是個暖洋洋的六月夜晚。區裏的土地丈量員謝拉波夫正打算去演劇。他熱中於他當初一手組織起來的戲劇小組。在小組裏，他身兼數職：導演、劇目主任、藝術設計和演員。在柴萊欽斯克沒有專門的劇院，所以市民對謝拉波夫的勞動很是感激。每當一齣戲演完之後，總是一次又一次地把他叫出台來，報以熱烈的鼓掌和喝采。謝拉波夫走了出來，興奮得不知所措，老態龍鍾難以爲情地謝了幕。

有一回，當地"黎明報"的批評家曾評論他說，"他有契訶夫的風度，他的內心也柔和得像契訶夫似的……"

今天，柴萊欽斯克的戲劇小組正在慶祝自己的創辦十週年紀念。晚會的開場是一個短短的集會，會上區執行委員會主席馬克西莫夫同志簡短地講了幾句話。馬克西莫夫指出了戲劇小組的意義和謝拉波夫個人在戲劇小組中的貢獻，他說：

"我們考慮了很久，怎樣慶祝謝拉波夫的事業呢。後來我們知道，他十分愛好無綫電，所以我們就決定送給他一架收音機，表示我們一點衷心的謝意……"

這時候，俱樂部主任作了個手勢，樂隊就奏起了樂曲。市執行委員會的事務主任把一架"集體農莊"牌的三燈收音機搬上了舞台，在全體觀衆齊聲鼓掌下，把它交給了謝拉波夫。謝拉波夫致了答詞。像往常一樣，他微微傴着身子，向脚燈走去，激動地向馬克西莫夫和在座的所有觀衆表示謝意。

接着，戲劇小組演了一齣"克萊欽斯基的婚禮"，由謝拉波夫扮演拉斯普留耶夫。戲劇演得很成功，觀衆感到很滿意。演完劇之後，開始舉行了舞會。

當謝拉波夫走出俱樂部，時間已經很晚了。從柴萊契亞傳來一陣悠長的犬吠聲。小城已經沉入了睡夢。謝拉波夫把收音機緊緊地抱在懷中，悄悄地慢步踱回家去。

（文兵畫）

他住在城牆外側面的胡同裏，胡同的四周種有白樺樹，叢生着長長的雜草，孩子們常在那裏遊玩。他的小木屋在街道的盡頭，與別的房屋有一段距離。謝拉波夫和他的外孫女泰姆西兩個人就住在這屋裏。泰姆西是他女兒死後留下的一個孤兒。她已經九歲了，是個少先隊員，在柴萊欽斯克十年制小學裏唸書。

老頭兒到家以後，打開了門，深怕驚醒已睡的外孫女，脚步很輕地上自己的房間去了。在房裏，他並沒點燈，在安樂椅中坐下，疲乏地伸開雙腿。黑暗中，古式的時鐘敲了四下，時

間是早晨四點正。這時老頭兒還不想睡，繼續坐着，翻來覆去地回想着日間的事情。過了一會他不知不覺打起瞌睡來了。

突然，一陣駭人的隆隆響聲衝破了黑夜的沉寂。房屋震動起來。謝拉波夫衝向窗戶，但見離城兩公里的柴萊欽斯克火車站那邊一片大火燒得很是猛烈。一陣陣爆炸聲震撼着大地。街道上人們在喊着奔跑。泰姆西醒了，一邊大聲喊着："怎麼回事呀，外公？"一邊向老頭兒奔去。

這時，謝拉波夫自己也還摸不清頭腦，究竟出了什麼事。他跑到街上，站在籬笆旁邊，看到車站那邊火勢愈來愈猛。一聲接一聲地又傳來了爆炸聲。在火光燭天的背景上，驀地出現了一個黑色的瘦削的飛機側影。那架飛機正朝着車站俯衝下去。又是爆炸聲，接着又是火柱。沒有疑問，是在轟炸車站。戰爭！

謝拉波夫奔回家中，狂熱地開了自製的舊收音機。所有的德國電台都在廣播希特勒的演說。希特勒又是罵又是威脅，斷斷續續地叫囂着戰爭。

這夜，希特勒德國向蘇聯進攻了。

三　戰　爭

我們永不會忘記戰爭的第一天。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全蘇聯，在城市的廣場上，在工廠的場地上和療養院的花園裏，在莫斯科和堪察加，在雅庫茨克凍土帶和卡海捷，千百

萬蘇聯人民都屏息着站在無綫電擴音器的面前，傾聽着莫洛托夫譴責德國背信棄義，突然進攻蘇聯的演說。

我們永不會忘記：這一天，祖國的面貌在幾分鐘之內變了個樣，人們的臉龐慕地變得凝思而又嚴峻，全國人民萬衆一心有組織地起來捍衛自己的自由。

柴萊欽斯克小城像蘇聯的無數其他城市一樣，像整個國家一樣，並沒有驚惶失措、惴惴不安。從清早起，市民就已幫助鐵路員工把昨夜炸毀的鐵路綫、車站倉庫和機車庫修復起來。在城裏和全區，都井井有條地實施了緊急動員。卡車成列地向湖對面的軍用倉庫開去。午後兩點鐘，膠合板聯合工廠和木材聯合工廠裏，就已實施製造軍需品的計劃，軍需品製造車間就已開始生產了。傍晚，剛建立起來的防空隊就轉入了兵營生活的狀態。

戰爭的歲月開始了。無綫電輪番不停地把頭幾日的戰報、政府命令、國際新聞、防空和防毒的指示傳入柴萊欽斯克。

柴萊欽斯克成了個軍用器材和前綫備用品的匯集地點。大批軍用物資川流不息地循着穿城的鐵路流去。在柴萊欽斯克區並已配備了前綫的後備人員，等候作戰部隊，一道開往前綫。

總之，柴萊欽斯克城成了個軍事和戰略的重要地點。

柴萊欽斯克的居民已預獲警告：必須嚴守軍事秘密，敵人可能空投破壞分子，要提高警惕。過了幾天，城裏和區裏就建立了特種偵緝隊，搜捕特務、破壞分子和奸細。不久，在一個村蘇維埃裏，扣留了一批嫌疑分子。這些人不知來自何處，也

不知怎樣來到這個地區，却分外關心軍用倉庫的地點。後來知道，這些人原來是德國人空投下來的，負有特種任務的人。

過了幾天，另一個村蘇維埃的集體農莊女莊員，無意之間在森林裏發現了幾具掩藏不密的降落傘，跳傘的人早已無影無蹤，去向不明。雖然馬上進行搜捕，却沒有絲毫結果。看來跳傘的人已經越入鄰區了。

就在這幾天，膠合板聯合工廠裏夜間發生了縱火焚燒航空膠合板大倉庫的事件，幸虧一個女工警惕性高，發現了幾縷輕煙，才及時防止了火災。這當兒發現：原來有人在倉庫的後門事先放上了麥稭、塗有樹脂的火把和炸藥。

謝拉波夫的外孫女也恰恰在這時候遇到了不幸。一個學年來，泰姆西的俄文課老是跟不上班。老師依果羅娃是個在柴萊欽斯克住了一輩子的老太太，她已經好幾次提請謝拉波夫注意：他的外孫女近來成績很壞。謝拉波夫也已和泰姆西談過，她答應他要發奮努力，暑假以後，一定要把俄文考及格。

臨到考試那天，謝拉波夫給叫到一個村蘇維埃去了。泰姆西考試沒有及格。依果羅娃把這個女孩子叱責了幾句，說是要把她的問題提到少先隊裏去，十之八九，她得把紅領巾摘下哩。

泰姆西哭了起來。一等依果羅娃離校回家，她就返回學校，獨個兒關在教室裏，寫起什麼東西來。那女孩把寫好的東西謄了又謄，謄了好幾遍，然後便向校工的屋子走去。

"賽尼亞叔叔，"她對校工說，"請給我一點兒紅墨水吧。我們教室裏只有紫的，寫起來化得很厲害，我得寫一封十分重

要的信呢。"

"回家去寫吧!"賽尼亞叔叔嗖哩咕嚕地發怨說。"學校裏的人早已走光了,你還老待在這兒……"

但他畢竟把墨水給了她。泰姆西重又回到教室寫起信來。但不幸得很,兩三分鐘以後,她一不經意,打翻了墨水瓶。紅墨水流了一桌子,把信的一部分也弄污了。泰姆西不防這一下,大叫了一聲。賽尼亞叔叔正在打掃隔壁教室,聽到叫聲,走了過來,一見桌上全是墨水,便和泰姆西兩人動手把課桌收拾乾淨。老頭兒故意裝得怒氣冲冲,叫泰姆西到外面去玩,不要待在屋裏。泰姆西抓起弄污了的信,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晨,謝拉波夫跑到了區檢察長伏爾可夫的辦公室。老頭兒臉色可怕,眼神恍惚,痛哭得不住地打顫。好容易才把泰姆西不堪老師依果羅娃侮辱,在昨夜上吊自盡的事兒向檢察長解說清楚。

"這就是她的信,"謝拉波夫痛哭着說。"上面全都寫着呢……我的心肝寶貝哪!"

檢察長接過了信,見一張邊上沾着紅墨水的紙上寫着:

"依果羅娃!您給了我奇恥大辱。我決不允許任何人摘下我的紅領巾,如果眞的這樣,我寧可不要活了……"

四 偵查員普洛尼可夫

區檢察長伏爾可夫委託人民偵查員普洛尼可夫偵查泰姆西的自殺案件。普洛尼可夫在柴萊欽斯克工作已是第二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